



撰文

阿克塞拉·科尔蒂
(Axelle Corty)

摄影

克里斯蒂安·凯恩
(Christian Kain)



诙谐、欢快、优雅、调皮、怪诞，甚至百无一用……
蒂埃里·巴比尔-穆勒 (Thierry Barbier-Mueller) 的椅子收藏如同一个包罗万象的趣味艺廊，展现了藏家60年来不拘一格的收藏品味。这位日内瓦企业家生前曾是收藏界的泰斗级大师，练就了一双敏锐的“识椅”慧眼。巴比尔-穆勒尤其热爱当代艺术与设计，他在购藏艺术品时极为慎重，同时希望藏品多多益善。如今，他的5位女儿带着敬畏和热爱，继续发扬这项家族传统。玛丽 (Marie)、瓦伦汀 (Valentine)、佐伊 (Zoé)、苏菲 (Sophie) 和伊内丝 (Inès) 在此共同缅怀她们的父亲：一位敢为人先的收藏大家，其藏品跨越了家具与雕塑、艺术与设计的边界。

令尊踏上收藏之路的契机是什么？是否受到了家人的启发或鼓励？

收藏是我们的家族传统，最早可追溯至曾祖父约瑟夫·穆勒 (Josef Müller) 和他的妹妹葛楚·杜比·穆勒 (Gertrud Dübi-Müller)。祖父尚·保罗·巴比尔·穆勒 (Jean Paul Barbier-Mueller) 及祖母莫妮克 (Monique) 传承了这项家族传统，因此父亲及其两位兄弟都深受熏陶。虽然可能不是因为受到明确鼓励才开始收藏，但他们与艺术的渊源无疑受到祖辈影响。父亲追随他们的步伐，认为艺术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有趣领域，他以满腔热情大胆投身其中，从不在意传统或潜在的物流配送及经济问题。

他收藏椅子的旅程是如何开启的？

起初父亲只是单纯地希望生活里充满原创家具，并没有刻意决定要收藏。他曾说过：“我原本没想过要汇集一个藏品系列。一开始买下第一把椅子……感觉是一种必然，接着买了一把又一把，仿佛手里有一根线，攥紧又松开，一开始很慢，充满好奇又小心翼翼，然后速度加快，越来越快，最终变成了信念与狂热。”父亲在暗示有一种超



越自身的强大力量，一种近乎神秘的推动力，我们相信所有收藏家都能感同身受。毕竟，这是一个由本能和直觉主导的世界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父亲收藏的椅子一定要能打动他，或激发他的趣味创想，或带给他一种审美体验或精神升华。对他来说，椅子艺术就是一种自由表达的形式，能激励个人探索，而不仅是带来简单的认知。正是椅子在材质、尺寸及功能上的各种可能性，让他心醉不已。

你们认为这些藏品可以看作令尊的一张名片吗？

当然可以。父亲心思敏感、思想深刻，又有非比寻常的求知欲和热情。所以他的藏品才会兼收并蓄、丰富多彩，囊括由363位设计师、艺术家及建筑师设计的650余把椅子。他的收藏之道不拘传统，亦不囿于体系或学术的辖制，因此他汇聚了一系列形式多变、概念多样的作品，其中既有名家力作，亦不乏小众设计。他的收藏创造了一个空间，在那里他可以任由好奇心驱使，有时还会在一时冲动之下，不由自主地购买椅子。我们的确有过不少惊喜！

前页：这把不锈钢“实验椅设计”（高90厘米）来自英国设计师汤姆·迪克森，是1980年制作的原型。

上图：斯特凡·韦沃卡 (Stefan Wewerka, 1928-2013) 是极具影响力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团体 Team 10 的成员，他在1971年用红漆木创作了这把“教室椅”（上图，

17/40版本，高70厘米）。独具一格的“后斯特代曼椅” (Post-Steltman, 约2000年)，采用非传统的彩色丙烯酸玻璃材质制成（高70厘米），设计师为亚历桑德罗·圭列罗 (Alessandro Guerriero)。1976年，圭列罗与妹妹阿德里安娜 (Adriana) 在米兰创立了后激进先锋设计工

作室 Studio Alchimia。下图：这把挑战重力的座椅（高98厘米）来自崔棟熾 (Choi Byung-Hoon) 2001年的独特创作：“创世余像系列 01-105”。椅子采用黑色人造皮革和不锈钢材质，无需椅腿支撑，而是以沉重的花岗岩巨石抵消人坐在椅上时的重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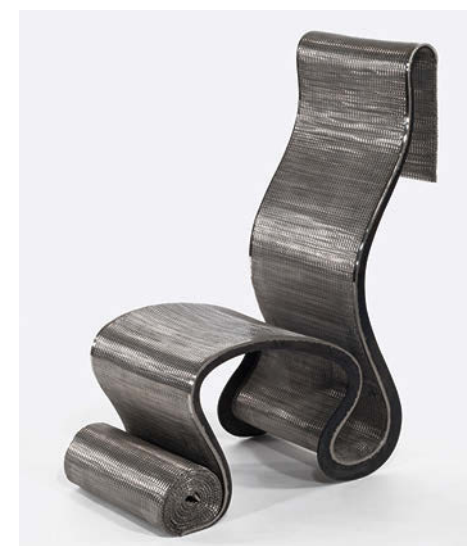


布鲁诺·穆纳里 (Bruno Munari) 的“短坐之椅”构思于1945年，陡峭的斜坡形椅面是对传统座椅设计的幽默演绎。这款椅子生产于1998年（图中这把为3/9版），采用打蜡胡桃木、细木镶嵌工艺及铝制成，高105厘米。



图片：PATRICK COFFELIN/COURTESY OF THE BARBIER-MUELLER MUSEUM/DACS 2024

我们的父亲会亲自
挑选每一把椅子，
欣赏每把椅子的
独有特质。



本页：Big Game工作室设计的“大胆之椅”，由Moustache制于2007年(7/100版，高76厘米)。椅身由聚氨酯泡沫和钢管制成，袜子质感的聚酯纤维布椅套可以拆除替换。

本页，左图：这款“皇冠椅”由汤姆·迪克森于1988年设计，镀金焊钢材质(高103厘米，第60版)，体现了迪克森无视潮流，而要重振英式设计信念。他曾说道：“我的设计要恒

久长存，我想要反潮流的东西。”左上图：意大利设计师亚历桑德罗·门迪尼(Alessandro Mendini, 1931-2019)为家居设计品牌Zanotta设计“Zabro”系列，其中包括图中这件变形椅/桌

(1984年；漆木皮革，高136.5厘米)，灵感来自意大利传统手工艺。右上图：朗·阿拉德的椅子作品“窄宽意面”制于1992年，镀铬金属及不锈钢丝网材质(高107厘米，10/20版)。

为什么大部分椅子都是1960年以后的作品？

父亲对他同时代的艺术家有天然的亲近感，因此收藏的椅子也主要来自他的同辈人。他特别喜欢根据自己的判断去搜罗一些尚未成名的作品。

他有没有最喜欢的椅子？

他会亲自挑选每一把椅子，欣赏每把椅子的独有特质。但他尤其喜欢原型作品(参见第56、57页汤姆·迪克森的“实验椅设计”)。在他看来，它们象征着最纯粹的创意表达，而且富有冒险精神。有些艺术家在他的收藏中皆有一席之地，比如波尔·科登斯(Pol Quadens)、罗伯特·威尔逊(Robert Wilson)、朗·阿拉德(Ron Arad)和汤姆·迪克森(Tom Dixon)等等，足以证明父亲十分欣赏他们的作品。他深入收集了很多他喜爱的或单纯让他感兴趣的艺术家的创作。上述提到的一些艺术家对这个收藏系列的发端影响重大，家父逐渐迷上了1990年代的“反建制设计运动”(Creative Salvage)，也正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开始对家具特别是椅子产生了兴趣。

这个收藏系列一直未曾公开，直至2022至2023年在瑞士洛桑应用艺术设

计博物馆(Mudac)举办的那场“椅子与你”展览。是什么促使令尊将藏品公之于众？

首先，收藏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件私事。多年以来，他一直将自己的艺术和设计收藏置于公众视野之外，只会小范围内展示。后来，洛桑应用艺术设计博物馆的时任馆长尚塔尔·普罗德霍姆(Chantal Prod'hom)提议为家父的椅子收藏做一场展览，她的真诚和善意打动了父亲。双方一致认为，这个项目需要专门的布展设计，而美国戏剧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(Robert Wilson)恰恰是合适的人选。罗伯特是我们家族的世交，他和父亲一样，对于椅子的雕塑潜力，以及艺术家探索这种日常用品的自由感到着迷。即便如此，父亲花了近一年时间才鼓起勇气向罗伯特表达这个想法，而罗伯特只用了约12小时就答应了！这次大胆尝试让父亲尝到走出舒适区的滋味，有关他收藏的专著《椅子的精神》(The Spirit of Chairs)中有段话即为佐证：“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我……真诚而朴素地与其他艺术同好和发烧友进行分享，既非狂妄自大，亦非羡慕虚荣，而是为我选择守护的

艺术品注入生命力。这些交流所产生的共鸣亦丰富了我的人生。”

继续举办展览是向令尊的艺术传承致敬的一个好方式吗？

对我们来说，重点在于纪念父亲，并让他的收藏历久弥新。他离世后不久，莱比锡的格拉西应用艺术博物馆(Grassi Museum of Applied Arts)决定为他举办展览。我们非常激动，因为这对父亲来说意义重大。感谢罗伯特及他的团队，还有普罗德霍姆和夏洛特·萨沃莱宁-梅勒(Charlotte Savolainen-Mailler, 藏品系列策展人)所做的工作。这个宏大的项目专门为新展馆设计，以期今后能够更好地融入其他不同类型的展览空间。我们还在努力，确保展览能在德国第二站之后继续下去，接触到更多观众。另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也让我们非常兴奋，就是与瑞士沃韦的耶尼施美术馆(Musée Jenisch)合作，该展览计划于2025年启幕。届时将展出父亲收藏的一套纸本藏品，那是他的另一项热情所在。◆

夏洛特·萨沃莱宁-梅勒之子特此感谢CHARLOTTE SAVOLAINEN-MAILLER及CLARISSE COLLARD (前在藏品系列策展人)对本次采访的宝贵贡献及帮助。



欲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内容，敬请扫描二维码前往 patek.com/owners 页面，在百达翡丽表主专区查看杂志增刊的独家内容。